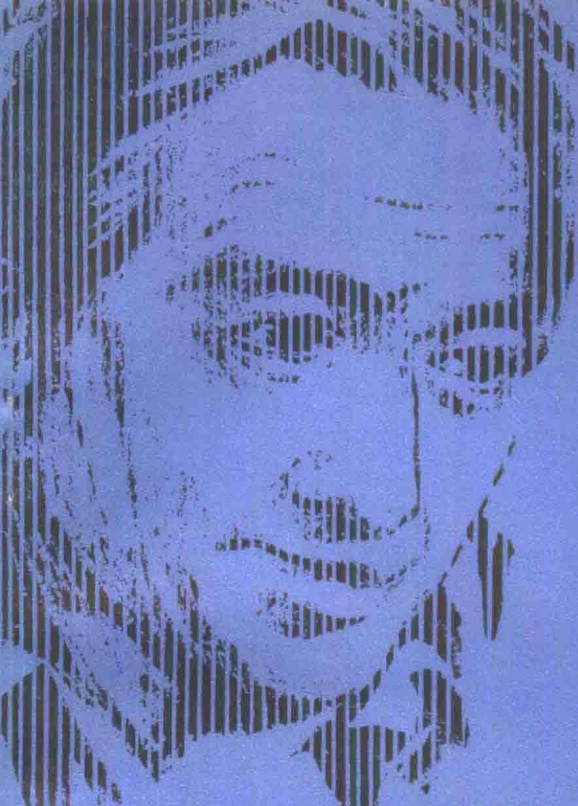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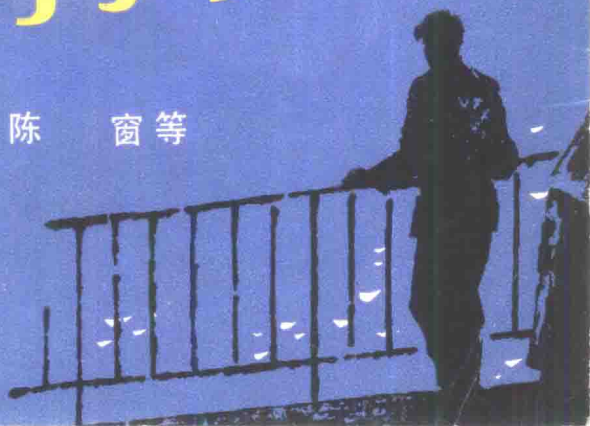




将军与小偷

陈 窗 等



责任编辑：徐子芳
封面设计：宋子龙

将军与小偷

陈 窗 等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625 字数：168,000 印数：15,000

1980年8月第1版 1980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02·860 定价：0.48元

目 录

记忆	张 弦(1)
周华英求职	高晓声(15)
将军与小偷	陈 窗(31)
出路	张文鹏(45)
虾圆子	王余九(67)
故事中的故事	吴树声(84)
妯娌	吴晨笳(103)
印象	曹玉模(121)
换亲	张世纲(128)
在危难的日子里	王谦元(143)
青春小巷七号	冠 杰(154)
红十字	颜立才(172)
乍暖还寒时候	刘云程(186)
闹市	史培发(196)
“队胆”	吴庆初(207)
司务长的婚事	周玉莹(222)
招工以后	胡贯中(233)

记 忆

张 弦

中午十二点刚过，宣传部长秦慕平就在市委食堂吃了饭，匆匆来到招待所。从昨天傍晚起，他由秘书陪着已经来过两趟，都扑了空。

被访者住在三楼。秦慕平登上楼梯，脚步就放慢了。他已经六十二岁，患着他这个年龄常有的心血管硬化症。昨天晚上，他几乎失眠了一整夜，估计中午这段时间对方不会外出，他放弃了多年的午睡习惯，徒步赶来。现在感到有点头晕。然而，使他脚步越来越沉重的，并不是因为这个……

楼梯一级一级在他眼前向下移动。不久前重新刷上枣红色油漆的楼梯，仿佛是一本本硕大的精装年历，随着脚步，一年一年，向过去推移。……哪一年？十五年还是二十年前？他记不清了。只记得那时，他的脚步是矫健的，心情是轻松的。身后拥着许多下级。也是在三楼上，他要接见一批新分配到电影发行公司的青年学员。一上了楼，就见小会议室门口站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扎着一对“小扫把”辫子，腼腆地向他迎来。羞红了的圆脸上，露出一对深深的酒窝。当秦慕平正要伸出手来同她握手时，她却蓦地一扭身，向回跑去，发出一串纯真的笑

声，喊着：“部长来了，大家快坐好！”

“她叫方丽茹，临时小组长。”身旁的文化局副局长黄喜强愉快地向他介绍：“挺机灵的小鬼。共青团员。我们打算分配她学放映，编到农村放映队。”

后来，秦慕平向大家讲了话。他注意到方丽茹听得非常认真，做着记录。时而严肃，时而微笑。那对酒窝时隐时现……

农村放映队很快成立了。三个分队的青年们，拉着小板车，跋山涉水，跑遍了全市郊区的每个生产大队，出现过许多用自己的衣物给放映机遮雨，深夜扶送贫农老奶奶回家等等学雷锋的佳话。不到一年，就收到一大叠感谢信，还有一面公社赠送的漂亮的锦旗。年轻的农村放映队成了宣传部门无可争议的先进集体，三队的方丽茹也是每次表扬中少不了的人物。……

秦慕平在二楼的楼梯口站住了，倚着扶手喘了口气。近来，随着体质的衰弱，记性差多了。但是，那天上午发生的事情，却清晰地印在他的记忆里。

那时他刚从农村搞四清试点回来，正在主持部里召开的一个重要会议。黄喜强神色慌张地把他拉到门外，压低声音说：

“放映队出事啦！”

接着，副局长向他汇报：三队昨晚在北塘大队放映时，竟然把一本毛主席接见外国友人的纪录片倒着装，银幕上突然出现被颠倒了领袖形象。虽然不过几秒钟，就立即停机、卸片，放映场上还是很轰闹了一阵。“造成了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黄喜强痛心疾首地说：“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故！”

秦慕平沉下脸，厉声问：“放映员是谁？”

“方丽茹！”

秦慕平一怔。眼前浮现出那一对深深的酒窝……

“事后问她这是怎么回事？事故是怎样造成的？她闭口不答。群众反映：四清运动刚开始就出现这样严重的政治事件，不可等闲视之！……”略一停顿，黄喜强以请示的语气说：“我们准备下午开个批判会。”

“唔。”秦慕平含义不明地哼了一声。看着黄喜强急急离去的背影，他伫立在会议室门口，心中很不平静。

正在研究开展“面上”四清运动的会议已经开了两天。任务十分紧迫，与会的人却在“是否到处都存在阶级斗争”的问题上争论起来。有的同志认为，一些政治思想比较先进，工作有显著成绩的单位，一般不存在严重的阶级斗争。另一部分同志反对。秦慕平是一个被许多人认为很有理论修养，责任感又很强的干部，他觉得这个问题关系到能否把四清运动搞深搞透，因此必须加以澄清。就在黄喜强到来之前，他作了一个总结性的发言，旁征博引，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阶级斗争普遍存在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任何先进单位也不例外。他批判了前一种意见，指出那是右倾，是对当前运动有害的。……没想到，放映队好象给他的论述作注解似的，就在这当口出了事。

“这女孩子真是有意干出那样的事？……”他在心里问自己。接着叹了口气，摇了摇头，好象要给这问话以否定的回答，又好象要把出现在眼前的那一对酒窝赶跑。

但是，没想到的事跟着又发生了。第二天清早，秦慕平还未起床，黄喜强就打来了电话：方丽茹自杀未遂，已送医院抢救。

“……现在正在洗胃。她喝的是汽油！”副局长的声音里充满火气，“她在昨天的会上就一直采取顽抗态度，不肯坦白交待问题，也不回答大家的质问。现在又喝汽油自杀，哪是真

想死？明明是威胁！”

“胡闹！简直想要自绝于人民！”受了惊的宣传部长不由激忿地嚷。一面在心里责问自己昨天的犹疑是否也是右倾情绪，温情主义？

“现在已经查明，她的父亲在上海教书，历史上有严重问题。她的一个舅舅是公社会计，四清对象。”停一停，黄喜强又说，“有人揭发，她曾说过‘农民生活还很苦’等攻击社会主义的言论。还有人揭发，她在不久前对人说她舅舅是个老好人，公然抗拒四清运动……”

“你们把情况摸清楚以后，尽快写一份材料，附上你们的处理意见，报到部里来。”秦慕平果断地说。

一个星期以后，方丽茹出院那天，正当全市文化系统召开“面上”四清的动员大会。会上宣布了对方丽茹的处理决定：开除团籍、公职，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送农村监督劳动。当身体还很虚弱的方丽茹被押出会场的时候，全场一片肃静，没有人忍心正视她那煞白的面孔。坐在最后一排的放映三队队长李克安，把头埋在手掌中，紧紧咬住嘴唇，差点没哭出声来。

李克安是方丽茹的师傅。他摆弄起“长江牌”十六毫米放映机来，真是既精细又温柔，但在爱情方面却鲁直而笨拙。首先，他一双鼓鼓的眼珠和那副大喇叭嗓门，就无法赢得姑娘们的好感，何况他还爱好以苛刻的责备作为表示热情的独特方式，难怪年近三十，还没有交上女朋友。而他却整天乐呵呵地，大喇叭嗓门唱着不入调的流行电影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用洒脱的大步踏着拍节，拉着板车奔驰在农村的土路上。收下方丽茹这个徒弟之后，他开始感到自己生活里多了些什么，又

缺少了些什么。于是，他以业务技术上的苛责，频繁而具体的指导和不入调的歌声，展开了独特而勇敢的追求。但方丽茹却全然没有意识到。她同别人一样把李克安独特的热情理解为：怪！一心只想从这位严格的师傅那里多学些本领，至于爱情，对这个刚刚二十岁的姑娘来说，实在还太遥远呢！

就这样，他们在农村的土道上，同甘共苦地奔驰了三年。坚信“功到自然成”的李克安也终于焦急起来。当那天他碰到文工团拉提琴的小伙子和方丽茹并肩走在湖滨大街时，破天荒第一遭失眠了。第二天，他写了一封长达九页、充满感叹号的情书，用他那独特的字体，独特的语言，表达了长期以来的热烈爱慕和不可更改的决心（因之，常人看来，颇有点最后通牒的意味）。下午按计划去北塘，他一路默默无声，生怕姑娘觉察他不安的神色。直到挂好银幕，架起了放映机，等候观众到齐的时刻，才板着脸把信塞给了方丽茹，并借口检查电源躲开了。不用说，姑娘读了个开头就慌了神，心儿卜卜跳个不停，神不守舍地把师傅倒过的影片又倒了一遍，装机时连观察片头片尾这个最基本的技术规程也忘了个干净。事故就这样发生了……

第一次批判会上，李克安抢先发言，拉开大喇叭嗓门，尽力避开不便公开说明的情况，生拉硬扯地把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主持会议的黄喜强顿时严肃地打断他，说：“不要以私人感情代替阶级斗争！”这不但使大喇叭“断了线”，别人也顿时觉得气氛紧张，问题严重了。有几个善于察颜观色的角色，批判的调子渐渐提高起来。但还是没有如黄副局长的意。他最后指出事故是敌我矛盾性质时，李克安听见方丽茹啜泣的声音，心里就象针扎一样。

当晚，他到黄喜强家中，讲明了事情的真相，为徒弟申辩。离开那里的时候，末班公共汽车已经回厂。踉跄在宁静的湖滨大街上，李克安感到浑身无力，几乎走不回宿舍去了。而当救护车迎面驶来，强烈的光柱掠过他的脸上时，他还意识不到他为之痛苦欲绝的姑娘，正在这车上昏迷地躺着呢！……

而这一切，秦慕平是不知道的。从当时的情绪来说，他也不想知道。他只知道处理过方丽茹的问题之后，放映队场次增多，事故减少了。市报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标题，报道了放映队新的先进事迹。秦部长读了很高兴。他没有想到在那里，失去了方丽茹活泼的身影，失去了李克安的大喇叭歌声，失去了你追我赶、积极向上的热情。代替这些的是消沉、拖沓和放映时战战兢兢的紧张心情……看来，方丽茹事件连同她那深深的酒窝，就要自然而然地、永远地从秦部长的记忆中消逝了。

大概过了不到一年吧，突如其来的巨大暴风雨袭击到秦慕平的身上。他的重大罪名之一，是本市“文艺黑线的总头目”，成了“文艺界牛鬼蛇神的保护伞”。紧接着是“挂牌”、“游斗”、“喷气式”……这些旷古未见而在六十年代的中国风靡一时的怪现象，在最初来临的时候，秦慕平确实瞠乎其目，茫然无措了。但如今，一九七八年春天的他，已经几乎不愿再稍加回顾。它们虽曾在他的记忆中留下痕迹，但都被他那理智和开朗的思绪冲淡了，抹平了。

只有一条痕迹，不但没有消失，反而随着岁月流逝更加鲜明起来。

那是在最后一次抄家的第二天，秦慕平从干校的山芋地里被叫到“清队办公室”。一群专政队员劈头就问：

“你知道你的罪吗？”

“执行文艺黑线。”他不愿多罗嗦，照例千篇一律地回答。

“还有！”

“走资派。死不悔改……”

“不准你避重就轻！”

秦慕平沉默了。他感到气氛与往日不同。专政队员们个个都象怒目金刚。屋角里，有一双他仿佛熟悉的鼓眼睛，布满红丝，瞪得滚圆。

“啪！”正犹疑间，一个报纸包丢在他的面前。

秦慕平猜想里面又是不知从哪里搞来的、令人可笑的“罪证”了。但打开时，出乎意料，是一双旧解放鞋。他认出是他下农村搞四清穿的，鞋帮上还被铁锹划了个口子，带回来一直忘了拿出去修补。……他莫名其妙地望望那些手持红棍子的小伙子们。

“装什么蒜？！”又是一声怒喝：“看：报纸！”

包鞋的是一张二、三版朝外的对折的报纸。摊开，一版上方有一条长方形的照片。他忙掏出老花镜，镜腿还未挨上耳轮，心跳就猛地一停，两手发起抖来……

是的，这是一张毛主席接见某外国代表团的合影。

“用宝像包破鞋！你罪该万死！”伴随着擂桌子的巨响，一片震耳欲聋的怒吼。

接着，是“打倒现行反革命”的口号；再接着，是一顿巴掌和拳头；再接着，自然是一连串严酷的批斗。

这一切秦慕平都经受了下来，但心情却越来越无法平静：用旧报纸包东西，本来是极平常、极自然也极合理的举动，为

什么竟成了弥天大罪？报纸总是要经常刊登领袖照片的，用来包东西有罪，拿去卖掉或者烧毁岂不更有罪？收藏起来不也会发黄？贴在墙上不也要落灰？一旦和“变色”、“玷污”联系起来，不又是罪恶深重？对革命领袖的敬爱是人民共同的心情。秦慕平从离开反“扫荡”的老家投奔八路军的那个漆黑的夜晚开始，哪一天不怀着这种诚挚的感情？它是和反抗侵略、穷人翻身的民族意志和阶级愿望，后来又和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融合在一起的。革命发展到今天，怎么会出现“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以致一张刊登领袖照片的报纸，也要视为圣物、顶礼膜拜的这种只有封建社会才有的怪事呢？……

秦慕平仄身在山坡上的草棚里，心潮滚滚，身如泥塑。面前是辽阔的、深绿色的山芋地，让深秋的斜阳抹上一层绛红的光辉，变成紫茵茵的颜色。但是在他眼里却是一片灰暗，或竟是一片空白。他什么也没看见。视觉消失了，感觉也消失了。只有当手指被烟蒂灼得火辣辣地刺痛，他才猛地挥手抛去烟蒂，然后长吁一声，又点上一支。

这时，他发觉一个专政队员站在他身旁，已经好半天了。定睛一看，那一双熟悉的鼓眼睛正冷冷地注视着自己，他连忙警觉地坐了起来。

“怎么，还不服气？……”大嗓门发出痞哑的声音。

秦慕平不响，他叫不出这个名字，只记得文化系统造反派第一次揪斗他的时候，就是此人的大嗓门带头呼的口号。后来在抄家、游街、关押等等过程中，此人的身影也经常在自己的身边出现。来到干校，秦慕平觉得他有点怪。常常在参与一番过火行动之后，一个人默默地在田野踱步，若是走近他，就可以看到 he 脸上流露出痛楚的、自责的神情。

现在，他站了一会，走了。过了两垅地，又忍不住回过头来，用无限悲戚的低音说：

“过去你怎么整人家的？忘了？……”

从那饱含郁愤之情的鼓眼睛里射出的目光，紧紧地盯着秦慕平。这目光象扫帚，扫除了他记忆里模糊之页上面蒙着的尘土。秦慕平象触电似地从地铺上跳了起来。此刻，他一下子挑开了压在心底的那个死结，钳出了鲠在喉头的那根软刺，解答了多日以来他无法回答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当看到旧报纸上的照片那一瞬间，你的拿着老花镜的两只手发抖了呢？你的心跳会猛地一停呢？是什么东西触动了你的心，使你产生了一点（不，不是一点，而是相当大的）惶恐之感呢？……是啊！今天对待你的这一套，为你所惊诧、所忿懑、所痛心的这一套，并非无根无源，自天而降，而恰恰早在你秦慕平本人的所作所为中就露出过端倪啊！如果说，今日的痼疾已到了难于针砭的地步，那么，起初的癣疥之患，不就发生于你秦慕平这块基本健康的肌肤之上吗？……

秦慕平沉重的脚步终于在三楼会议室隔壁的门口停下了。他定了定神，抛开那纷纭的思绪，轻轻地叩了叩门。门应声开了。

啊！最初的一刹那，他简直怀疑自己找错了房间！站在他面前的分明是一个中年的农村妇女。服装、肤色、气质、体型……无论在哪方面都找不到一点当年方丽茹的影子。

“哟！是您？秦部长！……”她惊喜地笑了。

是她！是的，那一对酒窝还在，但已经拉长，变成两条深深的沟纹了。

“您……老多啦！听说‘四人帮’把您害得不轻！”方丽茹注视着老部长的白发，充满感情地说，“我出去给村里老乡办点事儿，累您白跑了两趟。真是的，您何必亲自来？……哦，快请坐吧，秦部长！”

说着，她麻利地拉过椅子，倒来一杯开水。

那些准备好的诚恳的赔礼道歉的话，那些适当的自我批评的话，那些表示关切和问候的话，此刻都不知该怎么说了。老部长显得很局促。只用微微发颤的声音，问了句：

“你……你好吗？”

“好。挺好的！”她温和地微笑着，垂下了头。

但秦慕平立即注意到她额头上有条伤痕，一直伸延到耳根。她显然是被打过的。

方丽茹觉察到了对方的目光，顺手理一理下垂的额发，使它尽可能覆盖那伤疤，一面娓娓地说：“……时间一长，老乡们都了解我啦！我当上了不脱产的接生员。方圆几十里的山区，就我一个……”

“哦！”秦慕平知道这种工作：劳累一天，夜里还常常被喊起来，翻山越岭赶到这村那户。有时接连几天几夜睡不上觉。

“那工作，是很辛苦的……”

“还好。反正一个人，没啥牵累……”她垂下了眼帘，随即又转眸一笑，“老乡们对我挺好的。可关心我啦！并没有把我当成……”

她的话略略一顿。

秦慕平默默地凝视着她。是的，她没有被摧垮，没有被压碎。象一粒被轻率地抛到岩石堆上的种子，她从缝隙中找到了土壤，伸进了细根，钻出了嫩芽，独立地、胜利地生存下来了。

然而为了这个，她需要付出多么艰巨的、超乎常人多少倍的努力呵！她用略略的停顿，把她不愿说、人们也不愿听的那个专用名词轻易地省略了。但在生活中，在漫长的严酷的日子里，那个词儿是省略得了的吗？伤疤和皱纹，不是无情地为她刻下了记载吗？她至今“一个人”！没有权利得到爱情的欢乐，家庭的温暖！算起来，她大约三十四、五岁，看上去却简直是孩子们已经上中学、上大学，四十大几的近老的妇人了。她的青春何在？她一生中最美好的锦绣年华何在？

然而，她没有悲伤，没有怨恨，没有愤慨。她的文化有限，但胸襟开阔。她懂得她的遭遇并非由某一个人、某一种偶然的原因所造成，也并非她一个人所独有。她没有能力对摧残她的那些岁月作出科学的评价，但她确信历史的长河不会倒流。当明丽的阳光已照在窗前的时候，人们不总是带着宽慰的微笑，去回忆昨夜的恶梦，并随即挥一挥手，力图把它忘却得越干净越好吗？

“……听说要给我平反，老乡们真比我自己还高兴哪！”她望着窗外的晴空，充满着对生活的向往，心情激动起来，“我接生的第一个孩子，今年八岁了。跟着他妈妈跑了十多里路送我上车，嗓子都哭哑了。……”

说着，她的眼圈也不由得红了。为了掩饰，她站起来，拿过一只簇新的、涂过桐油的“猫叹气”竹篮，捧出一大堆乡亲们送行的礼物：花生、炒米糖，以及壳子煮成咖啡色的茶叶蛋。说了声：“您别嫌弃！”就用农村妇女的方式，麻利地抓起几只蛋往秦慕平的口袋里塞。那真诚的热情，使任何人都不忍拒绝。

这姿态，这神情，多么熟悉呵！刹那间，引起了秦慕平已很

久远的记忆来。那是在冀中平原，在鲁东南和南下的征途上。多少次呵，打了胜仗。走进村镇的小街，大娘嫂子们，一手挡住自己推让的胳膊，一手把鸡蛋强往荷包里塞。吃着那鸡蛋，味道多美呵！它满含着父老姐妹的爱戴、鼓励和期望。作为他们的子弟兵，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冲杀，而流血，而立功，心情又是多么自豪和快慰！……而今天，面对人民的真诚信托，作为一个党的干部，还能象当年那样于心无愧吗？

秦慕平抬起手，急速地抹去了滚出眼眶的一滴发烫的眼泪。这使善良的姑娘惊呆了。她除掉以温柔的目光凝视着老人而外，不知道怎样去安慰他。

方丽茹是无法理解老部长的。更无从知道他刚刚恢复工作就提出要为自己平反的事，一年多来，遭到多么大的阻力。现任宣传部副部长的黄喜强就一直反对。理由都是“过硬”的：什么“不是‘四人帮’搞的”啦！“要保卫四清运动成果”啦！……经过多少次研究、讨论和争执，随着形势的迅猛发展，黄喜强和持有相同观点者据守的壁垒，一片片地倒塌了。但是，直到今天上午，黄副部长还在坚持他最后的阵地。他表示可以改变原结论，不以反革命分子论处，但是不能彻底平反。他振振有词地说：

“无论如何，方丽茹的错误是存在的。有错误就该处分嘛！”

秦慕平感到一阵窒息。他“嘭”地推开了窗，让清新的春风吹进这乍暖还寒的办公室来。饱吸了一口温馨的空气后，他直视着黄喜强，激动地说：

“那么，我们就不存在错误吗？我们的错误又该怎么处分呢？……是的，她只不过在几秒钟之内，颠倒了影片；而我们，十多年来，颠倒了一个人！人！！”

他怒冲冲地大步走出门去，又猛地转身，用使所有在场的人和他自己都感到吃惊的吼声嚷道：

“对于颠倒人的人，要从严处理！现在还没有这样的党纪国法，将来会有的！一定要有！……”

秦慕平终于没有说一句道歉的话，就向方丽茹告辞了。他觉得，比起对方的损失来，他的言词太不足道了；比起她那纯朴、善良的心灵来，他的诚意也显得太卑微了。她没有丝毫责备之意，他的内疚就因而更为深痛。所以在下楼的时候，脚步更加沉重了。

忽见迎面来了一个人。他的眼睛一亮：李克安！

与秦慕平在山芋地里的那次谈话后不久，李克安忽然听说方丽茹被打伤了，在县医院抢救。他谎称回乡探亲，匆匆来到那个县医院。但任凭他磨破嘴皮，软求硬吵，直到把专政队的臂章掳在人家脸上，也不允许他看上一眼。人家也是专政队，同他一样拿着红棍子。李克安毫不怀疑，正是这红棍子打伤了他心爱的姑娘。回到干校，他退出了专政队，交掉了红棍子。从此，心情更郁闷了，性格也越来越孤僻。谢绝所有为他介绍对象的热心人，爱上了酒。每天晚上，二两“山芋干”下肚，就蒙头大睡。四十出头的人，头发已白了一半。后来调回放映队去放“样板戏影片”，到了北塘大队，几乎没有人能认出他就是当年那个快活的小伙子。

但最近李克安的变化可令人吃惊。当听说对方丽茹问题就要落实政策了，他买了一瓶泸州特曲，开怀一醉，独自又哭又笑地闹腾了半夜。从此与酒盅绝了交。放映队里又听得到他的大喇叭嗓门不入调地唱起《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来。……现在，

他换了一件干净的涤卡制服，理了发，急促地奔上招待所的楼梯，甚至与秦慕平擦肩而过都没有顾得上看人家一眼。秦慕平猜想：他一定打听到这个历尽磨难的徒弟至今还孑然一身吧！……

走出大门，煦阳扑面照来，一团柳絮轻轻地飘落在秦慕平霜白的鬓角上。斜里飞来一对燕子，亲昵地打闹着，旁若无人。于是秦慕平的眼前又浮现出那一对深深的酒窝和那一双深情的鼓眼睛。他怀着一种严肃的、深沉的思绪，又一次整理起自己的记忆来。

“是的，记忆是一样好东西。它能使人们变得聪明起来。”秦慕平默默地，在心里对自己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记忆中，不应保存自己的功劳、业绩；也不应留下个人的得失、恩怨。应该永远把自己对人民犯下的过错，造成的损失，牢牢地铭刻在记忆里。千万不要忘记！……”